

可憐的假情假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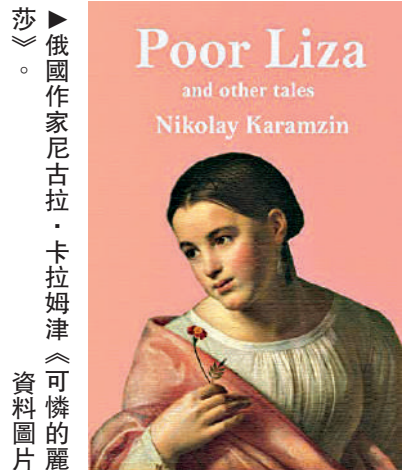
我們都渴望真心真意的關愛。同時，不少悲劇的發生都源自於此一渴望的落空，這種落空一方面來自於我們沒有帶眼識人，另一方面也因為有些人卑鄙地虛構假情，又有些人無知地展示假義。關於假情假義，我想起了一個故事。

俄國感傷主義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y Karamzin）於一七九二年寫下了名作《可憐的麗莎》。此作寫於卡拉姆津花了約一年半時間遊歷歐洲各國之後。在這次旅程中，卡拉姆津走遍了德國、瑞士、法國、英國等地，親眼目睹了法國大革命，也拜會了哲學家康德，並決定在回國後將當時西歐流行的感傷主義引入俄國文學而寫下了《可憐的麗莎》。

顧名思義，《可憐的麗莎》敘述了麗莎可憐的一生。麗莎與母親相依為命，「父親死時她才十五歲，只剩下她一個人不分晝夜地操勞，而從不憐惜自己嬌嫩的青春和罕見的美麗」，並以勞力換取金錢照顧母親。

有一天，麗莎遇見了「白馬王子」，他的名字是埃斯特拉。埃斯特拉「是一個十分富有的貴族，心地善良」，他不忍見麗莎窮困的生活，於是以高價買下了麗莎的花，以金錢照顧了麗莎一家。

埃斯特拉的富有與體貼滿足了麗莎的心思，而麗莎的農民身份又



►《可憐的麗莎》。俄國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可憐的麗莎》。



讀書關鍵詞
米哈

滿足了埃斯特拉的浪漫與想像。埃斯特拉「天生善良，但意志薄弱，行為輕浮。他過着養尊處優的生活，只圖自己快樂。他在上流社會的遊樂中尋找快樂，可是往往一無所獲，於是覺得苦悶，抱怨自己命運不濟」，「他常常看小說和田園詩，因而富有想像力，往往會幻想自己退居到了曩昔的歲月或進入了未來的時代」，而麗莎正是滿足他如此想像的對象。

麗莎與埃斯特拉互生情愫，「約定每天傍晚幽會，地點可在河邊，可在樺樹林中，也可在麗莎的農舍附近」，久而久之，他們從純潔的戀愛發展到肉體的激情。在此，卡拉姆津寫下了名句：「所有欲望的實現都是對愛情最危險的考驗」。激情之後，對埃斯特拉來說，「麗莎不再是當初那個曾激發他的想像力並使他心靈陶醉的純潔無瑕的天使。柏拉圖式的愛情讓位給了另一種感情，而這種感情他是無法感到自豪的」。

麗莎與埃斯特拉的幽會，從每晚變成隔天，從「明天我不能和你見面了，我有件重要的事要辦」，到「一連五天沒有見到他的人影」，而最後，埃斯特拉跟麗莎說「親愛的麗莎，我要和你分別一段時期。你知道，我們國家發生了戰爭，我是在軍隊裏服役的，我們的團要出發去打仗了」。

自此，埃斯特拉再沒有回到農村。這就是麗莎一生的悲劇嗎？未完。結局留待讀者自行發掘，而我想的是：卡拉姆津為什麼要寫下麗莎如此可憐的遭遇呢？

卡拉姆津是為了讓大家感傷於貴族男子對待農村女子的假情嗎？諷刺的是，多年後的文學評論批判《可憐的麗莎》的文字運用，說卡拉姆津書寫麗莎母女的對話並非農民方言，而是知識分子與上流社會的沙龍語言，而這又可否視為作者無知地展示了假義呢？

歸心似箭

伴隨着香港與內地「通關」漸現曙光，因疫情蟄伏經年的思鄉病終於不可遏抑地大爆發，不由得歸心似箭。

在交通落後的古代，久客還鄉實乃人生一大快事。當捨舟登陸，行漸近，漸聞本土鄉音，內心世界許是經歷了一場久旱甘霖吧。告別了車馬慢的年代，當歸鄉之路愈來愈易行，一種近鄉情怯的感覺卻愈來愈強烈。於我而言，自從十八歲異地求學始，便與故鄉漸行漸遠，漂泊的歲月早已超越了在家的時光。那個初入南開園，每次致電回家都未語淚先流的戀家東北姑娘，早已成長為一名獨立女性，對父母的依戀也早已化作一種責任。

最近一次離港，也正是最近一次返鄉，距今已經兩度寒暑。當年因着父親病重而星夜歸家，一路風塵僕僕，意想不到探病竟變成送終，飽嘗天人永訣的傷痛。記憶中，那一年的寒風特別凜冽，那一年的寒意特別蝕骨，漫天飄雪定格成生命中最難熬的寒冬。頭七過後，身心疲憊回港。原定待來年春暖花開再還鄉安葬亡父，孰料一場疫情突如其來，打亂所有計劃。北國之春如期而至，我卻因着疫情的阻隔而無法如期返鄉，清明復清明，父親至今未能入土為安。

在疫情籠罩之下，身在南國，心繫北國，故鄉變成遙不可及的遠方。自從父親辭世，每一個紀念先人的日子，從除夕到清明，從中元到寒衣，從生忌到死忌……都嵌入生命的年輪，無不銘刻着悼亡的悲傷與懷念。疫情時代，耳聞目睹太多的生離死別，感同身受太多的身不由己：子女未及陪伴病危父母臨終，父親未及迎接幼小嬰孩誕生，家人無法團圓共聚，愛侶無法長相廝守……親情、愛情與友情長期經



東言西就
沈言

歷異地分隔的考驗，明明這麼近卻又那麼遠，既無能為力，又無可奈何，人類何其渺小、世界何其悲哀！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縈繞不去的故鄉。那是矛盾時空從未遮斷相思的烏鎮，那是沈從文時常生活在印象中的鳳凰，那是巴金想忘卻又不能忘的成都，那是老舍心中有卻說不出的北平，那是曹禺最早開始思索社會、人生與靈魂的天津，那是張愛玲寫作他城無時無刻不想到的上海，那是冰心念茲在茲的父母之鄉福州，那是朱自清生於斯死於斯歌哭於斯的揚州……對於魯迅而言，則是回不去的故鄉，一個記憶中全不如此卻又不過本也如此的故鄉，一個「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對於安土重遷的中國人，鄉愁是鄉土情結的永恒主題。在詩人余光中的吟唱中，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一張窄窄的船票」，是「一方矮矮的墳墓」、「一灣淺淺的海峽」。在漂泊遊子的夢囈中，鄉愁是耳際純純的鄉音、鼻端濃濃的鄉味，是胸中深深的鄉情、心間滿滿的鄉思。對於我，幼年時，故鄉是搖籃的網繩，編織着生長於斯的孩童記憶；青年時，故鄉是風箏的線繩，牽引着萬水千山的遊子心緒。人到中年，故鄉是父母的呼喚，承載着鞭長莫及的無奈。或許有朝一日垂垂老矣，故鄉會是生命的燭火，寄託着葉落歸根的盼望。

月是故鄉明。祈願明年春節可以回鄉陪伴家母，祈願明年清明可以回鄉安葬亡父。祈願新的一年疫霾盡散，山河無恙，世人皆安。祈願每一個人都有故鄉可以回歸，都有遠方可以追尋！



人生在線
方潤華

人生經驗的累積等方面。他人的鼓勵是可望而不可求，故自我欣賞也不失為增強信心的一劑良方。

愛因斯坦說過：「自信是向成功邁出的第一步。」一個人如果常常懷疑否定自己，自卑自憐、自怨自艾，那麼很難要求別人喜歡和接納你。雖說人無完人會有欠缺，但沒必要為不完美而沮喪，自身總有值得自豪和過人的地方，只有充分地坦然面對自己，才能更好發掘自身潛力和創造力並有所作為。李白詩曰：「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家都有自身存在的價值。上天創造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賦予了獨特的個性，各有優點長處與缺點不足，比如：有的人外向開朗、活潑好動，有的人內斂文靜、沉穩淡定，難說誰優誰劣，因



東西走廊
海龍

莎士比亞是一代文學巨匠。一般認為，一個劇團不能演莎劇是驗證它水平的標杆，而一個國家文藝團體能夠演出多少種莎劇往往被看作是其藝術能力的標誌。

莎翁一生寫了三十六部半戲劇，據說能把它們全部搬演上場的國家並不多。

突如其來的這場世界級病疫使得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活動等一時幾乎全按下了暫停鍵。文藝演出所受影響首當其衝。百老匯、話劇和歌劇是第一波受襲者。演員們大多是自由職業者，有戲演時風光無限，但劇院關門他們就等於失業。失業就要設法自救，看到他們衣冠楚楚在街頭、公園等露天寒風中用着專業的設備賣力演唱路人卻幾乎無人回顧的情景，真的讓人不忍……

好在還有每年一度的中央公園莎劇演出。紐約的莎士比亞戲劇節設立於一九五四年，意在普及高尚文藝，讓各階層人們都能欣賞到莎士比亞。紐約藝術演出屬於高消費，看場戲動輒一二百美元，而中央公園的莎劇演出卻是全免費的。

你能夠想像嗎？在這樣一個全球消費最高的都市，一流演員、一流製作、一流團隊，完全免費。有這樣一群獻身的人，為了普及經典文化，堅持了大半個世紀，他們的初衷是為了溫暖這個世界、照顧弱勢群體，卻也無形中吸引了全世界遊客、成了這個城市的文化名片而譜寫了一段現代傳奇。

幾十年來，中央公園的莎士比亞劇院幾乎演遍了莎士比亞所有劇作。除了莎劇以外，它也演出過其他世界名劇。有趣的是，有些新的百老匯戲劇和其他優秀劇作也有可能先在那裏試水演出，而後取得巨大人氣。比如說，如今票價高昂人氣爆錶的百老匯戲劇《漢密爾頓》在默默無名時曾在這裏演出而一飛沖天。因此，紐約的莎劇和相關的演出

自我欣賞 增強信心

社會上各類工種需要不同性格的人去做，只要找對位置能發揮一己所長，再加以毅力及恆心，定能在自己的崗位上發光發彩，「行行出狀元」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自信是一種睿智，是沉靜下來的自我評價。欣賞自己並不是指傲視一切的孤芳自賞、狂妄自大，否則容易陷入驕傲自滿、自以為是的境界，成為「井底之蛙」；而是實事求是地找出自己身上與眾不同的才華和本事，有的人思維敏銳、一呼百應，具有領導才能，可引領大家通往成功之路；有的人雖非大將之材，但堅定沉穩、擁有自己的人生目標，遇到困難挫折也能百折不撓，無人喝彩也會勇往前行，當懂得知足常樂，就能在平凡生活中找到樂趣和幸福。

很多人退休後，因離開熟悉的工作崗位，每天有大量空餘時間，心理上一時難以適應，容易產生落寞之感，要排解晚年心靈孤寂，需要由內而外地尋找力量，據養生專家表示：「擺脫孤獨，由自我欣賞開始」，筆者甚為贊同，並歸納出一些生活小經驗與大家分享，希望人人都懂得自我欣賞、增加信心，找到不同階段的人生價值，令生命更加精彩。例如：從書本

中找尋格言、名句激勵自己；或從報刊雜誌剪下妙語佳句存檔，時常翻閱領悟自省；欣賞回味自己喜愛的歌曲，抄錄富有意義、令人共鳴歌詞贈送友人共勉；時常古書中「尋寶」，每當看到絕妙佳句都是一種新發現，心中不禁欣喜，找尋罕見的中國文字，從研究中得到獲取新知識的樂趣；推敲思索古人定立的理論、訓導、方針對現代社會的借鑒意義，有宗教信仰的也可以在宗教典籍中尋找人生指引，有道是「活到老、學到老」，即使是進出醫院，與病友交談亦能得到應付疾病之良策，學習是減緩腦力衰退的良方。閒時看些幽默的笑話，為生活增添歡樂，保持幽默興趣，不僅自己心情舒暢，也令身邊人輕鬆愉快；即使無法爬山涉水，也可以通過攝影作品欣賞地球美景，如旭日、夕陽、漂亮的花卉等，令人心曠神怡，感受生活的美好。

人生各個階段都是好年華，年輕人朝氣蓬勃是「早上八九點的太陽」，充滿希望；中年人生活歷練變得成熟穩重「歲月靜好」；老年人歲月洗禮後留下豐富閱歷與成熟智慧，只要懂得欣賞自己，依然可以享受「夕陽紅」的美好。

免費的莎劇



▲中央公園的免費莎劇演出已成為紐約的文化名片之一。

©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漸漸成了一個魅力巨大的磁場，以至於有的媒體把它評為一生至少要朝聖一次的所在。

免費的莎士比亞演出每年夏天應時而至。演出季每天在劇場外發票，一般早上至午間，每人可以領兩張門票。老年人和殘障者有專門線路。如果你夏天遊覽中央公園，在德拉科特劇場旁邊看到蜿蜒人龍隊伍，不必奇怪，那就是排隊等莎劇票的人。別看隊伍長，只要有恆心，一定等得到。筆者親歷過兩次，一次《奧賽羅》，一次《亨利五世》都如願看到了演出。

雖然免費，演員陣容和演出卻一點不含糊，都是一流演員和陣容，道具背景燈光絲毫不含糊，有時也有巨星參演。我在中央公園還曾觀摩過帕瓦羅蒂和歌星保羅，賽門的音樂會演出，都是免費的。莎劇演出場面輝煌壯麗，跟百老匯和歌劇院演出無異。而且這演出場地是一古堡，背景是巨大岩石和湖畔，這天籟下實景演出更凸顯了戲劇效果。公園莎劇演出還悉心為聽力和視覺障礙人士提供了手語翻譯和音頻描述表演及開放字幕，這些服務體現了無比的溫情。

民眾往往傾情享受着藝術的美好，他們領略美的機會是免費的，但是演出和整個團隊、演員和各個部門聯合運作

卻不能免費。這裏需要大量的經濟投入和有心人的支撐。相關資料報道指，莎士比亞戲劇節的運作靠大公司、社會團體和慈善家捐助全力支持才能走到今天。二〇二〇年因疫情沒能演出，其預算缺口是兩千萬美元。據載二〇〇五年該劇團也是缺口兩千萬美元，是當時由市長布隆伯格通過卡耐基金捐款補入的。所以，百姓能夠享受高規格「免費莎劇」的機會，跟提倡社會教育的善心人士和社會團體的支持分不開。

去年突發的疫情陡然中斷了這場持續了幾十年的文化盛宴。長期停工也影響了演員的生活，使得整個演藝界走向了晦暗。公園莎劇演出在露天，施行防疫措施的觀眾可以觀摩演出，這是一個讓紐約演藝界滿血復活的契機。於是劇團熱情排演了《溫莎的風流娘兒們》這齣喜劇，作為新氣象的大開場，它取得了圓滿的成功。眼下，全部百老匯和歌劇院已經如願開門迎客，公園莎劇演出的試水暖場功不可沒。

走筆至此，有人一定會問公園莎劇演出到底一張票價值幾何？這個話題一直讓人們費猜詳也沒個答案。今年因為疫情，有人確實不能親去排隊而且網上搶不到票，組織單位破例給了個參照系數：如果要花錢買票，價格是每張五百美元。

大雪



廿四節氣

「夜深知雪重，時間折竹聲。」《中國天文年曆》顯示，今日迎來「大雪」節氣，標誌着仲冬時節正式開始。

「大雪」是二十四節氣中的第二十一個節氣，也是冬季的第三個節氣。此時節，天氣會比「小雪」節氣時更冷，下雪的可能性也比「小雪」節氣時更大了，往往會有「檐掛冰乳，階鋪銀床」的景觀。可見「大雪」與「小雪」「雨水」「穀雨」一樣，是直接反映降水狀況的節氣。

新華社